

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苏 武

SU WU

中华書局出版

“中国历史小叢書”編輯委員會

主 編：吳 哈
編 委：尹 达 劉桂五 何茲全 何幹之
 汪 簡 邱漢生 金燦然 陳樂素
 陳哲文 胡朝芝 翁獨健 滕澤東
 （以姓氏筆划為序）
助 編：北京教師進修學院歷史教研室

中国历史小叢書

苏 武

北京市丰台区朱各庄中学

集体编写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7 号

西四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7/8 版 · 13,000 字

1959 年 11 月第 1 版

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44,000 定價：(5) 0.08 元

統一書號：11018·170 69·11·系圖

目 录

一、西汉和匈奴的关系	1
二、出使匈奴、发生意外	4
三、威胁利誘不能屈	9
四、北海牧羊	14
五、李陵劝降	17
六、荣归祖国	22

一、西汉和匈奴的关系

离开現在两千多年以前，統治中国的王朝，是在黃河流域及其以南一带建立起来的秦、汉帝国，当时在北方和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，有一个强大的部族——匈奴；也建立了一个国家。匈奴族过着游牧生活，善于騎馬射箭。强悍的匈奴騎兵經常向南面的秦、汉帝国边境侵犯，他們不断地越过边境，搶掠牲畜財物，燒毀村庄，并且擄走老百姓做奴隶。匈奴不断的侵扰，使秦、汉帝国北部边境的和平居民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的破坏，人們經常面临着重大的灾难。

秦帝国的时候，为了防歟匈奴侵略，曾經在北方修筑了西起临洮，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。这条綿亘巍巍的长城花了劳动人民的无数血汗，不过，它并不能完全阻擋匈奴的騷扰，匈奴的騎兵还是經常不断地侵入内地。

秦末汉初时期乃是匈奴族最強大的时期，他們占有从內兴安岭辽河上流，西到祁連山、天山一带的

广大地区。西汉建国以后，汉高祖刘邦曾经亲自带领大军征伐匈奴，结果反而被匈奴的骑兵围困在平城（现在的山西大同），几乎丧了性命。最后，刘邦只好把宗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（单于就是国王的意思），每年还送给匈奴许多丝绸和金银财物，向匈奴媾和。可是以后匈奴并没有停止对汉帝国的边境的侵扰。

到了汉武帝的时候，西汉帝国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，国力已经强盛起来，汉武帝刘彻决心要用武力解除匈奴对北方边境的威胁，所以从公元前 133 年到公元前 119 年之间，西汉和匈奴进行了长期频繁的战争，结果，汉帝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，匈奴的力量开始被削弱了。

西汉和匈奴一面战争，一面在战争的间歇期间也常常相互派遣一些使者来往，表面上是寻求和好，改善和对方的关系，实际上却是窥探对方实力的虚实。西汉派到匈奴去的使者，有的被杀死了，有的被扣留了，或是投降了匈奴，只有很少数的人能够安全回来。自然，西汉对匈奴派遣的使者也同样加以扣留和杀戮。所以当时被派到对方去作使者，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

公元前 101 年，匈奴的句黎湖单于死了，他的弟弟且鞮（dī）侯继位，这就是且鞮侯单于。他恐怕西汉

趁自己剛登位的時候發兵攻打匈奴，所以把從前扣留在匈奴的十幾個西漢使者都釋放回國，還宣稱：“漢朝皇帝是我的長輩。”表示願意和漢朝交好。漢武帝認為且鞮侯單于的舉動是尊敬漢朝的表現，也決定把從前扣留在西漢的匈奴使者全部送回匈奴，還派遣使者到匈奴去，送給且鞮侯單于許多財物，表示願意和匈奴友好來往。這一次漢朝派遣的正使就是蘇武。

蘇武字子卿，是杜陵（現在陝西西安的南面）人。兄弟一共有三個。蘇武的父親蘇建，是西漢的一位將軍，曾經在對匈奴作戰中立過功勞，被皇帝封了平陵侯的爵位，後來又被漢武帝任命做代郡太守，鎮守北方的邊疆。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里，兄弟三人从小就喜歡聽父親有聲有色地講述和匈奴打仗的故事。他們的志向是：將來長大以後，也要騎上駿馬，拿起武器，保衛國家的安全，抵禦敵人的侵犯。因為蘇建在朝廷里做大官，兄弟三人長大以後，也都在漢朝政府里做官，蘇武這時也做了移（yí）中廄（jiù）監（替皇帝養馬的總管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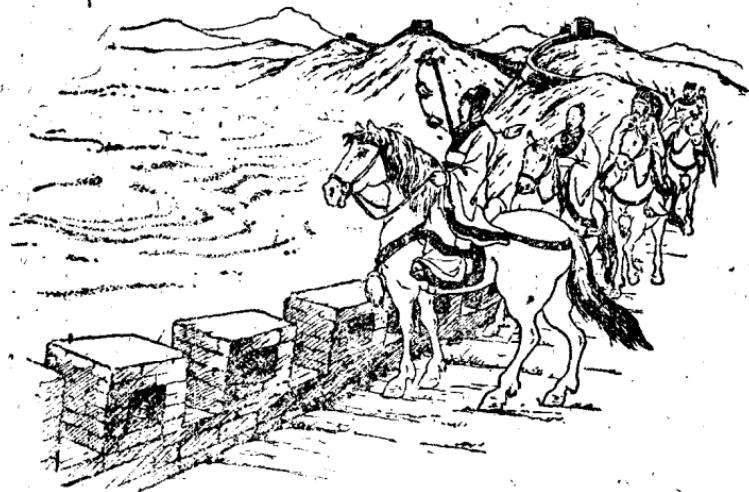
當蘇武聽到自己被封了中郎將的官出使匈奴的時候，十分興奮，他認為這次代表國家出使，是自己為國立功的機會到了。蘇武接到詔命以後，就高興地收拾行裝。公元前100年（天漢元年）三月，蘇武和副使

張勝、假吏(隨員)常惠，帶着一百多人，一同从西汉的国都长安(現在的陝西西安)出发了。

二、出使匈奴、发生意外

从西汉的国都长安到匈奴去，路程是很远的。苏武他們一路上辛辛苦苦，曉行夜宿，經過了好多時間，才到了长城关口。

在雄偉的长城上面，苏武騎着馬，手里拿着皇帝差他出使匈奴的凭信——“汉节”。他們向长城北面望去，只見一片辽闊无边的沙漠和草地，很难看見村落，



蘇武在雄偉的長城上面

也看不到行人。北方的大风夹着黄沙扑面吹来，周围的景色显得非常凄凉，就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里，居住着强大的匈奴族。现在苏武身负着代表汉朝政府出使匈奴的重大责任，他很了解匈奴的强悍，也知道过去汉朝使者的遭遇，要完成自己的任务，是有着很大困难的。可是当他想到为国家出使，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，他的决心就更坚定了。

出了长城，又赶了不少的路程，他们终于到了匈奴单于的王庭，拜见了且鞮侯单于，递交了释放匈奴使者的名单和皇帝赠送的礼物。匈奴的且鞮侯单于看到丰富的礼物，十分高兴，但是这时候他在本国的统治权已经得到巩固，所以对汉朝派去的使者表现出非常骄傲的态度。苏武看到这种情况，估计且鞮侯单于并没有真正和好的诚意，可是苏武还是保持着冷静的态度，遵守着作为一个国家使者的礼节，并没有对匈奴单于不好的态度有所激动。苏武非常留心自己的言行，一举一动都很严肃慎重，恐怕引起不好的后果。他回到自己的住所，又一再告诫自己的同伴，要他们也谨慎自重，不要损害双方的关系和国家的体面。正当苏武办完了所要做的事情，打算启程回汉朝的时候，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，使他们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。

原来有个名字叫作卫律的，他父亲是匈奴人，卫律自己本人是在汉朝长大的，还在朝廷里当了官。卫律在汉朝的时候，和协律都尉李延年很好。卫律有一次出使匈奴刚回国，听说好朋友李延年犯了大罪，全家都被皇帝捉起来了，他害怕自己也被牵连进去，所以吓得马上又逃到匈奴，投降了匈奴单于，做了丁灵王。有个名字叫虞常的，也是匈奴人投降了汉朝，后来又投降了匈奴，被派在卫律的部下做事。

虞常本来在汉朝的时候，和苏武的副使张胜是好朋友，他知道张胜出使到匈奴来了，就偷偷地跑来看张胜。他向张胜道贺说：“你们这次出使来这儿，真是劳苦功高，回到汉朝以后，汉朝皇帝一定会陞赏你们，确实是可喜可贺。”张胜见了虞常，也非常喜欢，连忙打听他投降匈奴后的情况。虞常很懊丧的说：“我从前一时糊涂就投降了匈奴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，我自己住在匈奴，家里却在长安，反而弄得有家难归了！”张胜很同情虞常的处境，表示愿意回到汉朝后替他想办法。这时虞常就低声对张胜说：“我这次来看你，是想和你商量一件大事情的。听说汉朝皇帝因为卫律投降匈奴作了丁零王这件事，非常恨他，我有几个好朋友，平常也受了卫律不少的气，可以暗暗地刺死这家伙，另外还打算把匈奴单于的母亲搶来托你

送給漢朝。這件事情如果可以辦成功，希望你能夠代為奏明皇帝，那麼我在漢朝的母親和兄弟就可以得到皇帝的賞賜了。而且你立了這件大功，一定也會很快陞官的，不知你認為怎樣？”張勝聽了這一番話，極力贊成，還送給虞常很多東西，鼓勵他快些進行。虞常又悄聲問他要不要和正使蘇武商量一下，張勝却搖了搖頭說：“可萬不能叫蘇武知道，要是讓他知道，事情就麻煩了。”虞常聽了張勝的吩咐就走了，張勝却到蘇武面前借口有事情還沒有辦完，要蘇武先慢點準備回國。

一個多月以後，有一天且鞮侯單于出去打獵，只有單于的母親留在家里，虞常認為這是一個好機會，就決定在這天行動。不料同謀里有一個人却預先去告了密，匈奴單于的部下馬上逮捕了虞常。單于打獵回來，知道了這些事情，勃然大怒，就派衛律來辦理這個案子。

張勝聽到了這個消息，怕虞常供出和自己私下商議的情況，吓得失魂落魄，想瞞蘇武也瞞不住了，就吞吞吐吐地告訴了蘇武，請他趕快想個辦法。這時蘇武正準備回長安；突然聽到了這個消息，大吃了一驚，埋怨張勝也來不及了，不禁嘆了口氣對張勝說：“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我

是国家的正使，匈奴单于决不会放过我的。与其以后受匈奴的侮辱，丧失国家的体面，倒不如现在就死了吧！”说罢，解下了佩刀就要自杀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假吏常惠也赶来了，连忙夺下了苏武手里的刀，劝住了苏武，要他先看看情况再说。

虞常经不住卫律的严刑拷问，果然供出了和汉使张胜预谋的情况。匈奴单于非常恼怒，马上就想把汉朝的使者全部杀死。旁边的大臣就劝单于说：“他们虽然想谋杀卫律，抢走单于的母亲，不过并没有成功，要是把他们全都杀死，恐怕就太重了，还是叫他们投降算了。”且鞮侯单于就把处置汉使的事情也交给卫律去办理。

卫律马上派人传来了苏武和张胜、常惠，要审问他们。苏武到了卫律的公堂上，看到卫律恶狠狠的样子，就对张胜、常惠说：“我要是屈节辱命，就是活着回自己的国家，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”接着拔出佩刀，在自己身上猛刺，鲜血像泉水一样喷射出来，立刻晕倒在地上了。卫律坐在堂上，看见苏武这个样子，也吃了一惊，他怕苏武死了无法向单子交代，赶紧派人叫医士来急救。

医士骑着马来了，按照匈奴医病的老办法，叫人在地上掘了一个地洞，把洞烧得有些热气了，就把苏

武放在地洞上面，叫一个人踏着他的背脊，瘀血就出来了。过了大半天，苏武才醒过来，常惠等哭着把他抬到营里。

且鞮侯单于听到这件事，对苏武英勇不屈的气概，十分敬佩，每天都派人去问候。单于还命令卫律一定要想出办法劝苏武投降，却把张胜逮捕起来，关在牢里。

三、威胁利诱不能屈

苏武自杀没有成功，心里格外痛苦。他深深知道，且鞮侯单于决不会把这件事情轻轻放过的，自己是代表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节，要是自杀了，倒也算不得什么，可是自杀没有成功，要是受了匈奴的侮辱，就损害了国家的体面。苏武抱定了宁死不屈的主张，只是想：怎样才能不屈节、不辱国。

当苏武的伤势逐渐好转的时候，卫律得到单于的授意，为了想迫使汉使投降，就要苏武和张胜一起去看看审判虞常的情形。大堂上站满了卫兵，刀枪林立。这时卫律坐在堂上；审判的结果，宣布了虞常的死刑，当场就绑出去杀死了，这分明是故意杀给苏武等看的。苏武在大堂上看见张胜吓得浑身发抖，连面色都

改了。

卫律恶狠狠地举起宝劍对着張勝說：“汉使張勝謀杀匈奴国大臣，罪当斬首。单于有令，投降的才可以免死。”說着宝劍就要砍下来。張勝害怕得赶紧跪了下来，自己承認有罪，願意投降。卫律看到張勝已經投降了，又轉过臉来对苏武說：“副使犯罪，正使也要連坐，不投降就要杀头！”苏武瞧了瞧冷森森的劍鋒，恶狠狠的卫律，跪倒投降的張勝，很严肃地指斥卫律說：“听说匈奴不講道理，果然真是这样。我和張勝既不是同謀，又不是亲属，为什么要連坐？”

卫律一看威胁不了苏武，馬上又換了一个办法，



“我和他又不是亲属，為什麼要連坐”

赶紧把劍收了起来，裝出一付笑嘻嘻的面孔說：“請你不要动气，有話可以慢慢地商量。”还拉拉扯扯地把苏武請到另一个地方，叫人摆上了酒菜，請苏武先吃些酒菜，又說：“你不怕死，不愧是个好汉，真正使人佩服。”苏武看卫律又换了这一套，却非常冷靜地坐在旁边，也不理他。卫律又說：“你这样白白地死在匈奴，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我本来也是汉朝的大臣，自从投到了匈奴这里来以后，单于封我作丁灵王。我现在带着几万大兵，我的牛羊牲畜滿山滿谷，过得荣华富貴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单于知道你是个好汉，对你十分敬重，你今天要是投降了，明天就会和我一样，要是你还不投降，那就难免被单于处死。你想想看，白白死在离国几千里外的草原上，又有誰能知道你呢？”卫律越說越起勁，苏武只是不去理他，卫律还以为苏武已經被自己說得心动了，馬上又討好地說：“我劝你投降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，要是你答应了，我們立刻就可以結成兄弟，共同享受荣华富貴。你如果不听我的忠告，錯过了这个好机会，恐怕你以后再想見我也見不到了！”苏武听到这里，气憤到了极点，再也忍不住了。他站起身来指着卫律大罵道：“你这个沒有羞耻的东西，以前你是汉朝大臣，国家在那一点上亏待了你！你不想好好报答国家的恩情，反而貪生

怕死的投降了匈奴，情願做一个叛徒，像你这样連狗都不如的东西，我要見你作什么！单于既然相信你，叫你来审問这个案子，生杀的大权在你的手里，你就应当秉公處理。現在你不但不能这样，反而侮辱汉朝的使者，无耻地劝我投降，想挑起两国間的战争嗎？”苏武又說：“你今天就是杀光汉朝的使者，匈奴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。我要是死了，两国間就一定要打起来，我死，并不是一件难事；可是眼看着你就要給匈奴招来大禍，你自己倒要想一想！”这一番义正辭严的指斥，說得卫律老羞成怒，連忙叫左右把苏武押了下去。卫律被苏武痛快地罵了一場，明明知道苏武是个硬汉。結果沒有办法，只好据实报告且鞮侯单于。单于听说苏武这样坚貞，更加希望他能夠投降匈奴，于是就下了一道命令，把苏武单独关在一个大地窖里，也不給他东西吃喝，想用这个虐待的办法来迫使苏武投降。

在阴沉沉的地窖里，潮湿的土地都冻硬了。时候正在冬天，天上降着鹅毛般的大雪，北风怒吼，雪花从地窖的門里鑽了进来，积起厚厚的一層白雪。苏武被关在地窖里，隨身只带了一条薄薄的毛毯，虽然又冷又餓，可是他一点兒都不怕，只是冷靜地考慮今后該怎么办。在虞常、張勝的計劃失敗以后，他想避免



把蘇武單獨關在一個大地窖裏

受到匈奴的侮辱，决心以死来报答国家，现在反而被关押了起来，死是容易的，可是已经受到侮辱，要是白白地死去，对国家更没有好处。苏武痛恨那些卖国投降的叛徒，他想：不管匈奴怎样对待我，我应当想尽办法活下去，给匈奴看看汉族人民的气节，我也要看看那些叛徒们的下场。苏武下定了决心，意志更坚定了，当他饥渴难忍的时候，就撕些毛毡和着雪一起吞下去。好几天又过去了，匈奴单于还盼望着苏武会自动投降，他以为寒冷饥饿是谁都受不了的。再过了几天，匈奴兵看看地窖里没有动静，还当苏武已经死了，可是进了地窖一看，苏武却仍然活着，就报告给

单于。且鞮侯单于听说苏武并没有死，十分惊奇，又以为一定有神仙在帮助苏武。单于再劝苏武投降，苏武还是不肯，单于想不出什么办法了，于是又出了个主意，叫人给苏武一群公羊，把苏武放逐到北海去放羊。苏武临走的时候，且鞮侯单于对他讲：“什么时候公羊生了小羊，什么时候就放你回汉朝。”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，这意思就是说如果再不投降，就把苏武长久拘留在匈奴，永远不能回汉朝了。单于认为对苏武这么一说，等到日子长了，他还是会投降的。单于又把他的随从人员分别押到另外的地方去关了起来。

四、北海牧羊

北海在匈奴疆界的最北面，相傳就是現在苏联的贝加尔湖，当时那里是个十分荒涼的地方，除去偶尔有些匈奴貴族到这里来行圍打猎以外，平常是沒有人到的地方。

苏武赶着一群公羊到了北海的附近，隨身只带了很少的衣物，手里紧紧地拿着“汉节”，因为这是汉朝派他出使匈奴的凭信，是国家使臣的标誌，所以他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肯放下，到了后来，“汉节”上作为裝飾的牛毛也都落光了。这个离开汉朝几千里外的北海